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加]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 主编

吕薇洲 刘海霞 邢文增 译

吕薇洲 许健康 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加]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 主编

吕薇洲 刘海霞 邢文增 译

吕薇洲 许健康 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by Ellen Meiksins Woo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1995 edi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1995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Bent Greve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4)第6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加]伍德(Wood, E. M.)
主编;吕薇洲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66-8279-5

I. 民... II. ①伍... ②吕...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集
②资本主义—研究—文集 IV. ① A81-53 ② D09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1114号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MINZHU FANDUI ZIBEN ZHUYI—CHONGJIAN LISHI WEIWU ZHUYI

[加]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 主编

吕薇洲 刘海霞 邢文增 译

吕薇洲 许健康 校

出版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陈兴芜
责任编辑: 李莹 责任校对: 廖应碧
封面设计: 金乔楠 版式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0.75 字数: 266千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凯旋进军，还是遭遇挫折，都在相当程度上同是否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关。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9 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上，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体现出这种优越性呢？就客观原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就主观原因来说，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因而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充分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5页)。

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做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做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页)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同上引第171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特别致力于破除那种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抽象对比的观察方法,坚决实行利用资本主义,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但它毕竟在吸收外国贷款、引进先进技术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苏联第一、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在苏联以16.8%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由于斯大林认为干部、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这才开始收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1930年的16.43亿卢布降至1939年的2.7亿卢布,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

纷纷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又压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 1952 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斯大林文选》下册，第 595 页）。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力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么，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

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说,在这种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列宁选集》第3卷,第3版,第491~492页)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换,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

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贻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43~144页)而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内 容 提 要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指出,随着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程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重要。当前左翼强调“后现代”碎片、差异、偶然性和身份政治的理性方式,而这几乎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变化的新情况,更不要说使资本主义遭受批判。在本书中,她以新颖并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新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及其历史理论,着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程序,在此基础上,她探讨了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民主概念,考察了这一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提出了民主如何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强加于其上的局限性等问题。

主编简介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是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1991),《农民公民与奴隶》(1998),《阶级的退却》(1986,该书获得多伊彻纪念奖)等。

目 录

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徐崇温 / 1

导 论 / 1

第一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第一章 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 / 19

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 / 20

对另一种理论的选择：重新思考“基础”和“上层建筑” / 23

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 / 28

分化的历史过程：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 / 32

封建主义和私有财产 / 36

作为政治权力私有化的资本主义 / 40

阶级斗争的局限 / 44

第二章 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再思考 / 48

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 52

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 / 59

历史上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 67

第三章 作为过程和关系的阶级 / 76

阶级的结构性定义：E.P.汤普森及其批评者 / 78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 84

“客观”决定性 / 89

作为关系和过程的阶级 / 93

理论政治学 / 101

霸权和替代主义 / 104

- 第四章 是历史论还是技术决定论 / 109
- 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 111
 - 回避历史问题实质 / 114
 - 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 / 118
 - 马克思主义需要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吗? / 121
 - 是普遍的历史还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 124
 - “矛盾”和生产力的发展 / 128
 - 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 反对技术的历史 / 134
 - 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 139
- 第五章 是历史论还是目的论? 马克思对韦伯 / 145
- 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 146
 - 韦伯论工作与资本主义精神: 生产与交换的混同 / 152
 - 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还是生产中心 / 157
 - 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 162
 - “经济行为”与资本主义的“纯经济”定义 / 165
 - 韦伯的方法: 是多因论还是同义反复的循环论? / 172
 - 历史、进步和解放 / 174

第二部分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 第六章 劳动与民主, 古代的和现代的 / 179
- 自由和奴隶制的辩证关系 / 180
 - 统治者和生产者 / 185
 - 柏拉图与普罗太戈拉关于统治者和生产者的争论 / 189
 - 自由劳动者的衰落 / 192
 - 劳动和“资本主义精神” / 196
 - 劳动与民主, 古代的和现代的 / 198
- 第七章 民众对“我们, 人民”: 古今公民权概念的变迁 / 201
- 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公民权 / 204
 - 美国对民主的重新界定 / 210
 - 没有社会含义的“人民” / 214
 - 从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 / 222
 - 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 / 229

第八章 公民社会与身份政治 / 235
公民社会理念:简略历史梗概 / 236
公民社会的新热潮 / 238
资本主义、“形式民主”和西方的特性 / 244
“公民社会”与民主贬值 / 249
新多元论与身份政治 / 253
第九章 资本主义和人类解放:种族、性别和民主 / 261
资本主义与“超经济”产品 / 262
种族和性别 / 264
资本主义和政治产品的贬值 / 268
妇女的地位 / 272
资本主义和超经济领域的收缩 / 276
结论 / 281
索引 / 290
致谢 / 314
译后记 / 317

那种认为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最终危机的假说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奇怪。有人或许认为,除了别的以外,资本主义必胜论盛行时期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程——批判资本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比以前更为广阔的空间。

然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了。右翼资本主义必胜论反映到左翼便是社会主义激情的消退。左翼知识分子如果不接受“资本主义是世界发展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也只是寄希望于那些发生在资本主义缝隙间大多为局部和特殊的反抗。正当最需要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性认识的时候,相当多的左翼知识分子不是去发展、丰富和提炼所需要的概念上的分析工具,相反却把它们完全抛弃了。“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让位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崇拜,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的偶然性、破碎性和异质性,让位于对所有整体性、系统、结构、过程和“宏大叙事”的敌意。但是,如果把这种敌意扩展到那种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就无法阻止这些思潮把“市场”作为一种普遍而必然的自然法则。它们否认思维的系统统一性,坚持“总体化”认识的不可能性,从而荒诞地封闭了通往整体性认识事物的批判性路

径。在此，后现代主义的破裂性和偶然性与最终的“宏大叙事”——“历史的终结”，结成了一个奇异的联盟。

- 2 这样，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试图界定而不是反对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方式。典型的模式最多是寻找资本主义的裂痕，在它内部为另外可供选择的“话语”、“活动”、“身份”开创空间。人们已经总结出了许多发达资本主义的片断特征——不论这种特征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还是后福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这被视为扩大了左翼文化的活动空间。所有这些事情中最基础的，看来就是确信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至少在可预见的历史前景中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内部寻找空间，而不是对它直接进行挑战和论战，由此出现的左翼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形成，有助于解释左翼的主要转变：从传统的话语如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转向近来更为时尚的关于话语、文本以及所谓“身份”文化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正面即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对它进行批判，那么，（以“后现代”方式构思的）“文化研究”和其他为后左翼所偏好的事业则可以被界定为：政治活动的场所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于资本主义各个片段的缝隙之间，尤其是存在于话语和身份可以不受物质条件限制地被解构和扩散的学术研究领域。

在一个由“分散的主体”构成的世界中，不可能获得也不需要获得整体性的认识，除了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表现为某种分散的、推理的激进化，还能有什么其他类型的政治呢？在理论上，拒绝了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面对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上最整体化的体系，逃避与资本主义直接对抗的更好出路在哪里呢？在实践上，如果不把资本主义全球性的整体化权力解读成分散的破裂的主体，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要超越大多为局部性的、特殊细节的反抗，它所遭遇的更大障碍又是什么呢？如果要屈从于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强力，除了宣称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势力没有系统性的起源，没有统一的逻辑，没有可确认的

社会根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借口吗?

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潮相反,我打算从下述前提出发来论述,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迫切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为建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提供了最好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关键成分首先在于它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既强调其系统逻辑的特殊性,也强调其史实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恰恰是与当前流行的方式完全相反的:它研究资本主义体系的统一性而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它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真实性——研究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把资本主义当成历史的终结。³

公平地说,用来描述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著作不可能完全适合于 20 世纪末的情况。但人们又很少能证明在此期间出现的其他著作能为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哪怕是稍微好一点的基础。我们至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自称要超越它的经济和社会理论相比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它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批判性考察,而且提供了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范畴。而其他理论仍然把自己封闭在由历史上资本主义特定经验推导出来的观念范畴的局限中,封闭在有关人性、合理性、系统的“运动法则”及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假定中。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运行阐释了多少,但它从没有洞察资本主义的表象,即便是“真实表象”背后的东西,因为它自己的概念框架已经把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视为当然。甚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顶峰时,其研究框架也渗透着对资本主义非批判性的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了“意识形态”,即便当它不是在直接为资本主义做“粗略辩护”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以便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和制度上的特殊性,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定重新做出解释。

20 世纪末对资本主义的有效批判也应该遵循同样的方向:它不

仅要考虑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还要考虑理解这些变化的新理论体系的演变。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就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也更受那种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框架的限制。然而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以自己的发展方式把资本主义的逻辑普遍化了,这甚至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流,其中的典型便是技术决定论(它将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普遍化了),还有/或是对传统经济学内容编排程序的全盘接收。把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看作是历史普遍规律的流派,不但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搁置一边,甚至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力也一同弃而不顾,尤其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每个生产方式都有其特定的系统逻辑这一首要前提完全抛开了。

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要根据它在体系上的每一次变化做出调整,而且要经常更新对这种变化的分析工具。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来,还从没有任何历史时期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开展这一工作,因为在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中,有越来越多的学科都吸取了资本主义自认有效的假定,或者至少吸取了失败论者提出的关于“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论点。

二

几乎从一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就存在两种关于历史的主要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植根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中达到高峰;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存的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它汲取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最能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东西,并压制那些最具有创新性和批判性的观点。具体地说,一直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并不是没有受到马克思本人的鼓励,尤其是来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鼓励),他们宁愿忘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必然承担的各项任务,而偏好技术决定论和生产方式机

械替代的单线发展论。在这种理论下,按照某种普遍的自然规律,生产力较低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可避免地会被生产力更高的生产方式来替代。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难将自己与传统的社会进化论和进步论区别开来,或者很难与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静态”历史观区别开来,后者视历史为“存在方式”的连续演替。

在这种古典的进化观念中,“存在方式”的历史演进在当今“商业社会”的最高阶段中上升到了顶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社会像它之前的其他早期阶段那样,只是另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历史现象。相反,达到顶点的“商业社会”具有普遍的、超越历史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了进步的最终目的,而且是因为从更基本的意义上讲,历史自身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商业社会的自然法则(包括根植于人类“交往、实物交易和交换”的自然倾向之中的竞争、劳动分工和生产率提高规律)支配的。

无疑,马克思接受了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也接受了那种认为历史已进入“商业社会”的传统进步观念。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否认其法则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特殊运动法则是为何及如何作为规律运行的——例如,找出技术决定论的关键以及市场法则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规则的关键,而不是将它们视为人性固有之物或历史普遍适用的规律。这种对资本主义特殊性的集中关注,是把资本主义看作具有起源和终结的历史过程,并且具有其特殊的系统逻辑。它激励了一种真正的历史观,而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的进步观念所缺乏的,这一真正的历史观同时也对研究其他生产方式具有潜在的、富有成效的含义。

另一支非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自己与马克思所做的下列任何事情有关,包括马克思对前人所持的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唯物论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提高生产力之动力的特殊性的坚持,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认为它们不是把资本主义的